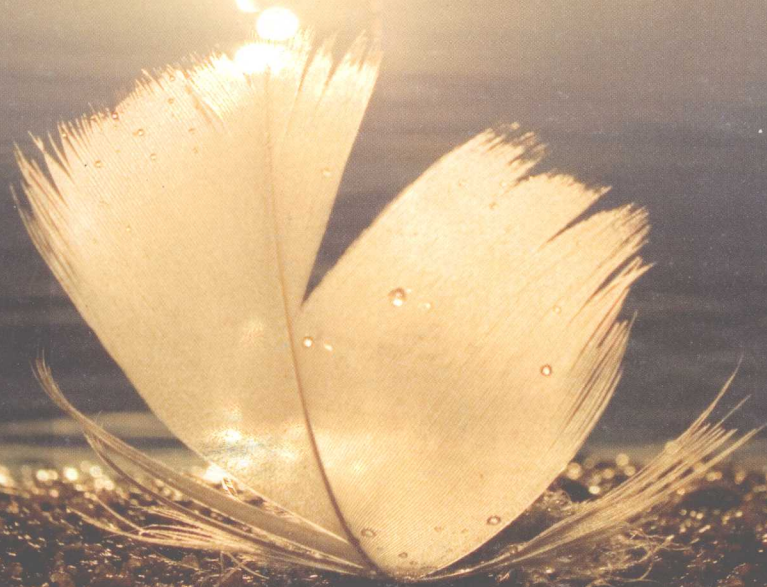




根西岛文学与 土豆皮馅饼俱乐部

[美] 玛丽·安·谢弗 安妮·拜罗斯 著
张敏 译

The Guernsey Literary and
Potato Peel Pie Society



南海出版公司



根西岛文学与 土豆皮馅饼俱乐部

〔美〕玛丽·安·谢弗 安妮·拜罗斯 著
张敏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美] 谢弗, [美]
拜罗斯著; 张敏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12
ISBN 978-7-5442-4576-0

I. 根… II. ①谢…②拜…③张…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7228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287

THE GUERNSEY LITERARY AND POTATO PEEL PIE SOCIETY

© 2008 by Mary Ann Shaffer & Annie Barrow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ry Ann Shaffer & Annie Barrows c/o Liza Dawson Associates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GENXIDAO WENXUE YU TUDOUPI XIANBING JULEBU

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

作 者	[美] 玛丽·安·谢弗 [美] 安妮·拜罗斯
译 者	张 敏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王 莹
特邀编辑	黄宁群 刘灿灿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96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
书 号	ISBN 978-7-5442-4576-0
定 价	25.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献给母亲埃德娜·菲尔里·摩根，以及挚友朱莉亚·波比。

——玛丽·安·谢弗

献给母亲辛西娅·菲尔里·拜罗斯。

——安妮·拜罗斯

The Guernsey Literary and
Potato Peel Pie Society



第一部

出版商西德尼·斯塔克先生
斯蒂芬斯和斯塔克出版公司
圣詹姆斯广场 21号，英国伦敦 S.W.1
1946年 1月 8日

亲爱的西德尼：

苏珊·斯科特是个奇才。书我们卖掉了四十多本，真让人开心，不过在我看来，更为激动人心的还是食物。苏珊搞到了做蛋白酥皮饼所需的糖粉和真鸡蛋的定额配给券。要是她办的所有文学午餐会都能取得如此成就，我就不介意跟她去全国走走了。你认为丰厚的奖金能激励她搞到黄油吗？我们不妨试试——你可以从我的版税中扣掉这笔钱。

现在说说那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吧。你问我新书进展如何——西德尼，没有任何进展。

《英国人的弱点》一开始仿佛大有希望，毕竟，关于美化那只英国兔子而引发的抗议，应该是可以写点东西的。我发现了一张照片，根除有害动物同业公会在牛津市区高举标语沿街呼吁：打倒比阿特丽克斯·波特^①！可是，在图片说明之外，还能写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事实就是那样。

我不想再写这本书了，我的心思不在这儿。艾泽·比克斯塔夫过去、现在于我再亲切，我也不想再用这个笔名写任何东西了。我不想

① 比阿特丽克斯·波特（1866—1943），英国著名童话作家，著有《彼得兔》系列丛书。

被人看成一个漫不经心的新闻记者。我承认，在战争期间让读者哈哈大笑(或者至少是浅声低笑)不是一般的壮举，但我不想再做同样的事了。这些天来，我觉得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上帝知道，这样是写不出幽默文章来的。

不过，我很高兴《艾泽·比克斯塔夫参战》让斯蒂芬斯和斯塔克出版公司赚了钱，那纾解了安妮·勃朗特^①的传记遭受惨败后我内心滋长的歉疚。

一切多谢，并致以对你的爱。

朱丽叶

P.S.我正在看蒙太古夫人^②的通信集。你知道这个阴沉的女人给简·卡莱尔都写了些什么吗?“我亲爱的小简，每个人都生来具有某种才能，而你就适合写一些迷人的小短笺。”我希望简啐她口水。

① 安妮·勃朗特(1820—1849)，英国著名作家，与其姐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和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并称为英国文学史上的“勃朗特三姐妹”，主要作品为《艾格尼斯·格雷》、《怀尔德菲尔府的房客》两部长篇小说。

② 蒙太古夫人(1773—1856)，原名安娜·多萝西娅·布里吉特，英国法学家及作家贝森·蒙太古(1770—1851)的第三任妻子，夫妇俩都是苏格兰散文家及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及其妻子简·卡莱尔(1801—1866)的友人。

西德尼致朱丽叶

朱丽叶·阿什顿小姐

格里博广场 23号

切尔西，伦敦 S.W.3

1946年 1月 10日

亲爱的朱丽叶：

恭喜！

苏珊·斯科特说，在午餐会上你就像酒鬼喜爱朗姆酒一样喜爱你的听众，而他们对你也是如此，所以别再担心下礼拜的旅行了。我从不怀疑你会成功。自从十八年前目睹你为《牧羊少年在耻辱谷中歌唱》^①所做的惊人表演，我就知道你本事在瞬间吸引每一位听众的注意力。

一点提醒：也许这一回，你应该克制住在发言结束时把书扔向听众的冲动了。

苏珊十分期待陪你造访从巴斯到约克一路上的书店。当然，苏菲还热切地盼望这次巡回售书活动能够延伸到苏格兰，而我则用最使人气结的老哥口吻跟她说，要视情况而定。我知道她想你想极了，但斯蒂芬斯和斯塔克出版公司不该受到此类因素的影响。

我刚刚获知《艾泽》一书在伦敦和周边郡市的销量，很不错。再次祝贺你！

不要为《英国人的弱点》烦恼了，与其在写了六个月的兔子之后才发觉兴味索然，还不如现在趁早打住。虽然这个题材现在看上去十

^①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牧师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的诗作。

分诱人，但我认为它很快就会可怕地失去价值。你会别处逢生，抓住一个自己喜欢的题材的。

出发前，一起吃顿晚饭吧。时间你定。

爱你的西德尼

P.S.你的小短笺也很迷人。

朱丽叶致西德尼

1946年1月11日

亲爱的西德尼：

好的，我很乐意。能否在泰晤士河边的某个地方？我想吃牡蛎，喝香槟，吃烤牛肉(如果有的话)。要是没有，烤鸡肉也可以。《艾泽》一书卖得不错，我很高兴。是不是不错到我不用收拾行李离开伦敦了呢？

既然你与斯蒂芬斯和斯塔克出版公司把我捧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晚饭必须由我来请。

爱你的朱丽叶

P.S.我没有朝听众扔《牧羊少年在耻辱谷中歌唱》。我是朝那个朗诵的女人扔的。原本打算扔到她脚下，但没扔准。

朱丽叶致苏菲·斯特罗恩

亚历山大·斯特罗恩夫人

奥班港附近的费奥恩农场

阿盖尔郡

1946年1月12日

亲爱的苏菲：

我当然很欢喜去见你，但我是个没有灵魂、没有意志的机器人。西德尼只命令我去巴斯、科尔切斯特、利兹，还有几处我一时想不起来的花园城市，我不能擅作主张前往苏格兰。西德尼会皱眉怒目，潜步追踪的。你也知道，那样的西德尼有多让人伤脑筋。

我多么希望能偷偷溜去你的农场，享受你的宠爱。你会让我把脚放到沙发上的，是吧？然后，你会给我盖上毯子，为我端茶递水。亚历山大介不介意他的沙发上来一个永久住户？你说过他很有耐心，但没准他会觉得这很讨厌。

我干吗要这么伤感？想到要去向全神贯注的听众朗读《艾泽》，我应该高兴才对。你知道我有多么喜欢谈论书，也知道我多么喜欢得到赞美。我应该兴奋才对。可事实是，我很郁闷，比战时还要郁闷。一切都是那么残破不堪，苏菲。道路、建筑、人，尤其是人。

这也许是昨晚那个讨厌的晚餐会的后遗症。食物真是糟糕透了，但那毕竟还在预料之中，是那些客人让我身心疲惫——一群我遇到过的最意志消沉的人，谈的除了炸弹就是饥饿。你记得萨拉·莫克罗夫特吗？她也在场，瘦得皮包骨头，满身的小疙瘩，抹着血红的唇膏。她从前不是挺漂亮的吗？不是痴迷于那个上了剑桥的骑马的家伙吗？看来他是消失了。她如今嫁给了一个说话前总要先咂咂舌头的灰皮肤

医生。但不管怎样，要是比起在我身边的那位，这医生就简直算得上是疯狂浪漫了。当时，我凑巧与一位单身男性为伴，要我说，他大概是这世上最后一个单身汉，哦，上帝，我的话听上去多么刻薄！

苏菲，我觉得自己有点问题，遇到的每个男人我都无法忍受。也许我应该将标准降低一点。倒不必低到那个哑舌头的灰皮肤医生的水准，但好歹要比以前低一点。我甚至不能怪罪到战争头上，不是吗——我从来都不擅长和男人打交道。

你觉得圣斯威辛学校的那个高炉工会不会是我的真爱？看上去不是很可能，因为我从没跟他说过话，但至少，那不是一份因失望而受到了伤害的感情，更何况他还有一头那么漂亮的黑发。在他之后，你知道的，就是“诗人之年”了。西德尼对待那些诗人相当简慢，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开始还是他把我介绍给他们的呢。再后来，就是可怜的阿德里安。哦，没有必要细数那些可怕的往事，但是苏菲，我到底是怎么了？是太挑剔了吗？我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一辈子和一个无法与之交谈的人，或者更糟，和一个无法与之沉默相守的人过日子，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寂寞的了。

一封多么可怕的抱怨信啊！你瞧，你已经开始为我去不了苏格兰而长舒一口气了吧。不过，那也说不准，我的命运掌控在西德尼手中。

替我亲吻多米尼克，告诉他前几天我见到了一只梗犬那么大的老鼠。
致以对亚历山大的爱，更多的爱给你。

朱丽叶

根西岛的道西·亚当斯致朱丽叶

朱丽叶·阿什顿小姐

奥克莱大街 81号

切尔西，伦敦 S.W.3

1946年 1月 12日

亲爱的阿什顿小姐：

我说道西·亚当斯，在根西岛的圣马丁教区有个农场。知道您是因为我有一本曾经属于您的书——《伊利亚随笔精选》，作者是查尔斯·兰姆^①，书的封面内页写有您的姓名和地址。

我就直说了吧，我很喜欢查尔斯·兰姆。既然这本书名叫“精选”，那是不是意味着他还写过别的作品？我很想读读看。虽然如今德国人已经撤离，但根西岛上还是一家书店也没有。

所以，我想请您帮个忙，能否告知我伦敦某家书店的店名和地址？我想邮购几本查尔斯·兰姆的书。另外还想请问您，是否有人写过他的传记。如果有，能不能帮我找一本？兰姆先生那么机智聪明，我想他在生活中一定经历过巨大的悲恸。

在德军占领期间，查尔斯·兰姆给我带来了欢笑，尤其是他描写烤猪的那一段。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之所以成立，正是缘于一头不能让德国士兵知道的烤猪，所以我觉得和兰姆先生有很大的亲近感。

^①查尔斯·兰姆（1775—1834），英国著名散文家。与同时代的其他散文作家不同，他既不汲汲于撰写时评政论，也不寄意于大自然、爱情或崇高的理想，而是以伦敦的城市生活为对象，从家长里短中寻找诗意，赋予日常生活一种浪漫的异彩。代表作为《伊利亚随笔》、《伊利亚续笔》及与姐姐玛丽共同编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

很抱歉打扰您，但我实在很渴望了解兰姆先生，他的作品让我成为了他的朋友。

希望没有给您添麻烦。

道西·亚当斯

P.S.我的朋友莫格里夫人也买了一本曾经属于您的书，书名是《有燃烧的荆棘吗——关于摩西和十诫的抗辩》。她喜欢您在书页空白处的批语：“是神谕，还是群体控制技术???”您现在确定是哪一个了吗?

朱丽叶致道西

道西·亚当斯先生
布维镇沃克斯拉伦斯
圣马丁教区，根西岛
1946年1月15日

亲爱的亚当斯先生：

我已经不住在奥克莱大街了，不过真高兴您的信最终还是找到了我，也很高兴我的书能找到您。和《伊利亚随笔精选》分手是件令人伤心的事。这书我有两本，而书架空间又不够多，尽管这样，在卖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背信弃义的人，而现在您让我心里好受多了。

我想知道，那本书是怎么到了根西岛的。难道说，书拥有某种神秘的归巢本能，能令自己来到理想读者面前？果真如此，那该多令人高兴啊！

收到您的信之后，我立刻就动身前往黑斯廷斯父子书店，因为除了去书店搜寻目标书籍，我别无他法。多年以来，我一直在那家书店买书，总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本，还会意外发现另外三本先前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书。我跟黑斯廷斯先生说，您想要一本《伊利亚续笔》，希望是个干净的好本子，但不要什么珍本，他说会把书直接寄给您（内附发票）。他很高兴得知您也是查尔斯·兰姆的爱好者，还告诉我最好的兰姆传是E.V.卢卡斯^①写的。他会帮您找一本，但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您能先收下我的这份小礼物吗？是兰姆的《书信选集》。我想它比任何传记都更能让您了解兰姆。E.V.卢卡斯这个名字听上去太严肃了，一定不会将我最爱的兰姆文章选入他的传记：“哗，哗，哗，喻，喻，喻，呼哧，呼哧，呼哧，轰，轰，轰，叮当，叮当，叮当，嘎扎！我终将遭受天谴的。连续两天了，我喝了太多的酒。我觉得自己的道德感即将消耗殆尽，信仰也越来越虚弱无力。”您能在《书信选集》中找到这段文字（第244页）。这是我看过的第一本兰姆的书。说来惭愧，我还是因为在其他地方读到一个叫兰姆的人去看望他的朋友——因诽谤威尔士王子而入狱的利·亨特^②，才买了这本书。

兰姆帮着亨特给狱室的天花板画上了蓝天白云，还在一面墙上画了一个玫瑰棚。后来我又发现，兰姆还出钱接济亨特狱外的家人，尽管他自己也捉襟见肘。他还教亨特最小的女儿倒着念主祷文。这样的一个人，自然会令人想要尽己所能去加以了解。

① E.V. 卢卡斯（1868—1938），英国散文家、评论家。

② 利·亨特（1784—1859），英国诗人、散文家及政论家，曾因涉及以言论攻击当时的威尔士王子（后登基为乔治四世）而被捕入狱。

这就是阅读的可爱之处：书里的一件小事引发你的兴趣，引领你去看另一本书，而另一本书中的另一件小事又领着你去看第三本书。一切成几何级数向前发展，一眼望不到头，全过程都是纯粹的享受。

封面上那块红色印迹的确是血迹——我在用裁纸刀时不小心划破了手。内附的明信片是兰姆画像的复制品，由他的朋友威廉·黑兹利特^①绘制。

如果您有时间给我回信，能回答几个问题吗？准确地说是三个。为什么一顿烤猪晚餐需要保密？一头猪是怎么促使你们成立文学俱乐部的？还有，最迫切的问题是，土豆皮馅饼是什么，为什么要以它为你们的俱乐部命名？

我在伦敦S.W.3切尔西格里博广场二十三号分租了一套公寓。奥克莱大街的公寓已于去年被炸毁，我至今仍在想念它。那是一幢很棒的公寓——有三扇窗户面向泰晤士河。我知道如今在伦敦还能有安身之所已经很幸运，但是与知足常乐相比，我更喜欢怨天尤人。很高兴您能想到让我来帮您寻找《伊利亚》。

朱丽叶·阿什顿谨启

P.S.关于摩西，我永远无法拿定主意——它至今仍困扰着我。

^①威廉·黑兹利特（1778—1830），英国散文家、评论家。

朱丽叶致西德尼

1946年1月18日

亲爱的西德尼：

这不是一封信，而是一个道歉。请原谅我对你为《艾泽》一书安排的茶会和午餐会抱怨连天。我是不是管你叫暴君了？我收回那些话，事实上，我很高兴斯蒂芬斯和斯塔克出版公司把我发送出伦敦。

巴斯是个令人愉快的城镇，四处都耸立着漂亮的白色新月形房屋，而不是那种遍布伦敦的黑糊糊的阴暗建筑(或者更糟——瓦砾堆)。能够呼吸到没有煤烟和尘土的清新空气，真是有福气。天很冷，却不是伦敦那种阴冷。街上的人也气象不同，个个昂首挺胸的，就和他的房子一样，不像伦敦人那样灰头土脸，弯腰驼背。

苏珊说客人们在阿博特书店的茶会上玩得都很开心。我自己也很开心，只是刚开始的两分钟，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但过后就尽享欢乐时光了。

我和苏珊计划明天动身前往科尔切斯特、诺里奇、金斯林恩、布拉德福德和利兹的书店。

致以对你的爱和感谢。

朱丽叶